

交流紀實

圖書館舉辦《勇往直前》讀書會，紀念路思義一百五十歲生日

採編組 紀力孔

為紀念亨利·路思義一百五十歲冥誕，圖書館於 107 年 9 月 22 日下午假良鑑廳舉辦其傳記「勇往直前--路思義的心靈世界」讀書會。路思義牧師對於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有著重大的貢獻，曾在中國宣教及教學長達四十四年之久；除了募款創建了齊魯大學及燕京大學以外，更一手催生了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間接的促成東海大學的成立；其子時代雜誌創辦人路思義二世為了紀念他，特別在東海大學校內捐款興建一個特別的教堂，並以其父之名命名之，這就是東海著名地標「路思義教堂」。《勇往直前-路思義的心靈世界》是路思義牧師在齊魯大學的同事 B.A Garside 為他所寫的傳記，內容詳述了路思義牧師的幼年到他退休返美的歷程，曾任本校三屆董事長的周聯華牧師為此書特撰寫「那看不見的東海心」，專文分享。此讀書會由陳炳煌老師主持，分別由本校音樂系羅芳華教授、學務長羅文聰教授、總務長彭康建教授及校友沈金標先生等陸續分享。

第一部分「學生和學生領袖」由羅文聰學務長主講。羅教授談到，很明顯的，路思義牧師在年少時期，就充分表現了冒險犯難的精神及領袖的特質，從斯克雷登的雷克瓦納學校到耶魯大學，他一直是運動的狂熱愛好者和學生領袖，如同那時的年輕人一樣，他參與了橄欖球隊等各種校隊，但是他最有興趣的還是新聞和宗教；他也很幸運的有許多優秀且願意關愛他的師長幫助他，例如雷克瓦納學校校長布艾爾、耶魯大學校長兌特及教授哈博等，這些人的想法及身教也在日後深深的影響著他，不論是進入耶魯大學就讀，或是進入協和神學院求學等；路思義牧師的領袖氣質也讓他在許多活動上大放異彩，特別使是他有興趣的新聞及宗教，例如擔任耶魯大學舞步雜誌的總編，以及參與對他日後宣教活動有重大影響的「學生海外宣教志願活動」；舞步雜誌在當時的耶魯是一個乏人問津的刊物，路思義牧師卻對這樣的困難有著特別的偏好，這點和他參與「學生海外宣教志願活動」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學生海外宣教志願活動」是路思義牧師在協和神學院第二年加入的；一開始協和神學院的課程強調於地中海東岸的希伯來族史、耶穌的教訓、傳播的過程及教義正統的詮釋，對於如何宣教、其他的民族及宗教等則一概闕如；面對這樣的情況，當他被邀請進入志願活動時，他毫不考慮就答應了；志願活動一開始就面臨資金及人力不足的窘境，但是路思義牧師卻只想著志願運

動的目標：「在這個世代理，向世界傳遍福音。」這也間接的成為他前往中國傳教的濫觴。最後，羅教授也指出，當時的耶魯大學，其實非常類似一開始創建的東海大學，然而這樣的犧牲奉獻的精神和互助的風氣，不管是在美國或是台灣，都已經消失了，所以重塑這樣的精神對現在的東海大學是非常重大的一個課題。

第二部分「一個宣教士教育家」由音樂系羅芳華老師主講。當路思義牧師前往中國時，他頭一次見到了不同的宗教及國度，但這也讓他更堅定自己傳福音的使命，因為這些異國國度，對於福音的需求非常巨大。路思義牧師認為，如同他的導師羅賓遜博士所言，在中國傳遞福音，必須要循著中國人的模式，才會成功。路思義牧師到達中國後，中國正處於一個轉變的時代，而他也親眼見證了這些改變。雖然他一開始覺得中國人看起來長的都是一樣的，如同這些中國人看待他們這群外國傳教士，但隨著他因為宣教而越來越親近中國人的社會，他漸漸明白他們的特質、長處及問題；在他的眼裡，中國人顯然與這個世界脫節，但是他們的毅力驚人，工作幹練且精明；他認為經過若干代人的努力，中國會再度躍上世界的舞台。路思義牧師在登州學院工作的情形和羅芳華老師一開始來到東海大學創立音樂系是一樣的；簡單、純淨的信念，如同清教徒一般刻苦的自我要求，每日斯巴達式的行程：單純的禱告、讀經、學習及教學等。由於師資的缺乏，從神學、查經、物理、歷史、英文及教育等教學，他都參與過；他也積極的培養學生的運動風氣例如籃球、足球及跑步等，學校的校務如註冊還有募款，他日後最重要的工作也積極參與；他在宣教上的努力在登州學院也開花結果，超過 116 位學生獻身宣教；最後，他提出一個大膽的建議：遷校並成立一個聯合大學，也就是日後的齊魯大學。

第三部分「工頭」由彭康建總務長主講。募款並創建齊魯大學及燕京大學則是路思義牧師一生最燦爛也最黑暗的時刻；為了募款，他必須離開中國，離開他的家庭，回到美國孤身奮鬥，對一個已經中國化的美國人來說，這是十分痛苦的，強烈的信仰是他唯一的後盾。募款也使他和學校疏離，往往他完成募款這個艱難的任務，回到學校時，卻發現自己和學校格格不入，也沒有適當的位置讓他安頓下來；齊魯大學成立之後，他只能黯然離開；燕京大學的募款工作，則是加重了他的胃潰瘍病情；在此過程中，中國大學聯合中央辦公室成立了，日後改制為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即使他的募款能力非常優秀，但是募款需求卻是不斷的增加，甚至超越他的負荷，最後，路

思義牧師因為胃潰瘍的病情以及過重的募款壓力，退出了募款工作，回到美國。這些基督教大學，如彭康建教授所言，為了最佳的融入中國的社會，不管是基督教還是天主教學校，都有所謂的「本色化」或是「中國化」的特色，以燕京大學為例，燕京大學的建築是中國式宮殿建築，這在其他國家的基督教學校，是看不到的；可惜的是，當共產黨成立新中國後，這些基督教大學被「連根拔起」，路思義牧師和他的宣教士同仁們為中國基督教的努力，就這樣埋入歷史的洪流中，幸運的是，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將這樣的努力，轉到台灣及香港，其中最知名的，就是東海大學。

第四部分「詮釋者」由校友沈金標先生主講。沈金標先生提到，綜觀路思義牧師的一生，他引用論語的格言「君子不器」來總結他的一生；他為中國基督教的貢獻，以及為兩個文化融合的努力，直到他人生的最後一刻仍然沒有停止；回到美國之後，他加入甘迺迪宣教學院，在那裡教授中文課及中國文化，幫助美國人更了解中國。他對基督教的探所也沒有停止，維曼在《宗教與真理之爭》中提到：「談到宗教，這個世界有三種人，一，宗教理性者；二，無宗教理性者；三，宗教發問者。」路思義牧師屬於第三類型人，他相信真理是一個活潑真實的事物，宗教永遠在發生，永遠不可能為人所徹底了解或是掌握；也因此，他走向了創建世界教會的路線，這種所謂的宗教理解的路線，在他於羅契斯特-奧本神學院開授的遠東課程中充分體現，而後也在他與赫斯李伯(他在濟南的老同事)在銀灣的「詮釋講座」中發揚光大，這樣課程讓參與的學員充分的了解中西文化的兼容性；路思義牧師甚至將範疇放到了非洲和拉丁美洲上，可惜最後他的體力和健康已經無力完成此一創舉。對路思義牧師而言，「四海一家」彼此體諒這樣的豁達胸懷，是他世界教會的中心信念，而這種信念的源頭，就如同他半個世紀前來到中國的心情是一樣的，如同他太太的描述的，亨利沒有任何的不快，中國是他魂牽夢縈的終點，也是一個漫長、果敢和美好旅程的起站。



